

以實驗性著稱的中國藝術家劉索拉，在1997年組建「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時，曾做的努力之一便是撼動傳統中國民樂裡「根深蒂固」的彬彬有禮，釋放出音樂家們的「瘋勁兒」。「（樂隊）自由了，也就越來越成熟了。」於是，有評論者在音樂會現場，見到了楊靖彈奏琵琶，「比最瘋的搖滾樂手玩結他還要瘋」。

作為琵琶大師劉德海的大弟子，被譽為「中國最好的琵琶演奏家之一」，楊靖在2003年才加入劉索拉樂隊，最常態的身份則是中國音樂學院教授，以及國內外大型音樂節上的獨奏家。對於自己那股子「瘋勁兒」，她說，「其實一個好的藝術家，內心都有一個張揚的自我。」

近日，香港城市室內樂團舉辦《琵琶夢》演出，特地邀請楊靖前來助陣。剛下飛機就接受記者專訪，看她背琵琶的模樣，真有些扛結他的瀟灑。



楊靖與香港城市室內樂團合作《琵琶夢》。



# 楊靖

## 琵琶的拯救與逍遙

「記得小時候我媽講過一句話，」楊靖聊起家庭對她學琵琶的態度，「她說，荒年餓不死手藝人。現在都覺得挺受用。」

### 得劉德海真傳

楊靖在湖北武漢出生長大，雖然上大學之後一直住在北京，但二十幾年鄉音未改。她6歲跟着父親學柳琴，成為琵琶演奏家其實是父親的理想，「我們家在過去屬於成分不好，所以爸爸上不了大學，不然憑他（彈琵琶）的水平，肯定能考上音樂學院。」楊靖的爺爺做過國民黨高級將領，曾在當時的國民政府辦公集中地六渡橋一帶擁有公館，文革期間被充公，平反後歸還楊家，「後來還是給拆了，成了馬路。」

父親和叔叔都是自學成才的民間琵琶演奏家，在武漢琵琶界名字響噹噹，家有良師，「所以從小到大，我彈琴幾乎沒怎麼改過方法。」

「學琴，說老實話，是要尋一條出路，如果沒有一



楊靖07年與她的碩士生組成「琵琶室內樂團」，探索琵琶的共性發展。

點本領，今後也就當個工人。」楊靖還有三個妹妹，幾乎每人各擅長一種樂器，家裡能組個小型樂團。

楊靖的藝術生涯早在念小學時就開始了，「那會兒我們經常出去演出，一放學就到宣傳隊排練，晚上就到飯店表演，有時候還會去外地。」1972年，柬埔寨的賓努親王訪問武漢，7歲的楊靖有了首次為國家領導人獻藝的經歷。

順理成章考入湖北藝術學院，即武漢音樂學院附中的前身，紮實的基本功和過人的天賦讓楊靖開始在全國琵琶比賽和專業民樂演出中嶄露頭角，也引起了中國音樂學院的注意。

「當時中國音樂學院想讓我來讀書，我跟他們說，想跟劉德海老師學琴。」劉德海是現代琵琶演奏的推動者，最為人所知的是對著名古曲《十面埋伏》的成功改編，並讓琵琶藝術走入國際舞臺。「那時劉老師還在中央樂團，為此，學校一商量，就把他聘了過來。」

都說楊靖彈琵琶是「文武雙全」：文曲細膩深邃，武曲氣象萬千，從本科學習到免試做了劉德海的第一個碩士生，再到如今同為教書人，她得到的是二十多年的真傳。

### 琵琶也能多重奏

80年代民樂演奏家出國的不少，如今成功打入美國音樂主流的琵琶演奏家吳蠻就是楊靖的同學，她曾與大提琴家馬友友一同受邀參加為當年到訪的朱鎔基總理舉辦的演出。對於出國，楊靖說自己從來沒有想過，「每個人的生活經歷和藝術追求不一樣，而且在國外不可能把琵琶發展得很深，只能說從另外的層面和角度去拓展。我當時就想着在中國把琵琶彈得最好。」

2007年，楊靖與她帶的4位研究生組建了「琵琶室內樂團」，是對琵琶的現代傳承所作的另一種嘗試。「因為琵琶很有個性，我就想有沒有共性的發展？」她選對琵琶做了改版，將原來有限音域的琵琶分成了高音

琵琶和低音琵琶，產生了多重奏的效果，而在琵琶的外形製作和演奏技巧上都有新的突破。

「我們後來把巴赫的創意曲、莫扎特的一些弦樂作品都拿來演奏，效果非常好。」

### 和民樂一起high

對傳統承傳和創新，正好也對了音樂家劉索拉的胃口，後者近十年來都在嘗試中國即興民樂的道路。回憶起2003年初次與劉索拉的合作，楊靖說，見面前，還以為對方是個男的。

「我想的是吹嗩吶的那個索拉（嗩吶）。」結果加入了「劉索拉與朋友們樂團」，樂團成員中還有「中國鼓王」李真貴、古琴家巫娜等民樂界獨當一面的大人物，彼此之間又有直接或間接的師生關係，一夥人各顯神通，楊靖就覺得自己玩上了癮。「索拉的演出，我幾乎場場都參加。」

「劉索拉的音樂非常另類，她總是寫一個曲譜的框架，但是這裡面最難的就是數譜子，因為她常常在重複，有時候一小節旋律會重複20多次，最少的也有8次。」

「這就需要演奏家們來做文章，不能老彈一樣的，要不就變音調，要不就變性格，即興就開始了。」

「一旦即興，就不知道到哪裡停止。一次我覺得琵琶已經彈夠火候了，就收了，結果劉索拉跟我開玩笑，說剛準備再用力唱下去，我就把她給甩了。」樂隊曾先後在德國、意大利、北京等演出，在當地藝術界每每掀起大波，被叫做「中國High」。

### 都是牽掛

2006年，楊靖參與劉索拉創作的大型室內歌劇《驚夢》，與世界一流樂團之一的德國現代室內樂團合作，不僅要置身hip-hop、藍調、革命樣板戲等中西方音樂的雜糅中，還有演奏家們即興的舞蹈表演。

「其實一直以來，有不少中國作曲家都在嘗試與西方音樂的共融，我覺得，要看共融的目的何在，只要

不是單純的拼貼和模仿，而是創作出另一種版本或味道的音樂形式，都是一種進步。」

不過，楊靖對個性的表達方式，也有自己的保留。反映當代中國上層女性名流情感經驗的實驗電影《無窮動》，曾用了一段楊靖彈奏的《漢宮秋月》，導演寧瀛曾對該電影音樂製作人劉索拉使用傳統音樂表示懷疑，結果琵琶卻成為影片的點睛之筆。樂曲是楊靖之前在劉索拉工作室錄的，電影拍出來，她才知道曲子被用了，「電影我看了，那些吃雞爪的鏡頭語言太個性。」問她喜不喜歡，她作了如上回答。

除了演奏，楊靖另一個重要身份是老師，「表演是為了保持教學活力，所以我常常在兩種身份之間轉換，下了舞臺，就要盡量把自己放低，去服務學生，輔導他們比賽出成績。這種調整，有時候是挺累的。」

「很多人都說我應該做個全職演奏家，有這種機會太容易了，但我更喜歡學校相對單純的環境，喜歡接觸學生。只要讓我專心彈琵琶，怎樣累都不怕。」琵琶的拯救與逍遙，都是楊靖的牽掛。



06年參與大型室內歌劇《驚夢》演出，與劉索拉一起玩中國即興民樂。

## 張宏聲 攝天地，我心悠悠

文：梁小島 圖片由受訪者及香港展能藝術會提供

香港著名專業攝影師葉青霖曾開玩笑，說張宏聲有看相的本領。

從事攝影藝術創作和教育近三十年的張宏聲，總共見過葉青霖不到三次，讓兩人再聚的機緣，是上月由香港展能藝術會舉辦的「義無疆：3+3攝影展」，兩人分別作為香港和台灣專業攝影領域的行家代表，同曾獲得「國際展能節」攝影比賽的優勝者們進行作品交流。這次，張宏聲竟從葉青霖的攝影作品裡讀出他的內心來。

於是，我與這位攝影師的交談，也成了一次從物、人再到心的內省過程。

展覽給出的主題是「天·地·人」，第一次接受命題作業，張宏聲冥思了1個多月，最終決定用人體做對象。

「都說一沙一世界，更何況是這麼大形體的人？」於是，鏡頭下被放大的男性的背脊、胸膛和手臂，竟然有了滄煙茫茫的幽情懷以及好似流沙浮動的恆久戈壁。他在文字部分裡寫道：「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讓觀者更心靜而魄動。

其實，作品裡的人體模特是張宏聲的一位17歲的男學生，刻意迴避女性身體，他說，是對素描意義的一種探索，「美術和攝影一樣，追尋的就是人體線條和輪廓的美。」

### 上帝揀選的天使

曾有人說，攝影師的工作是在做減法，如何能在紛繁復擾的外在世界裡一眼望明，見的除了技藝，還有心的修煉。張宏聲曾受邀為第一屆國際展能節的攝影競賽培訓選手，之後就成了每四年一次的國際展能節上的常客，他培訓的不少學生都曾獲得攝影比賽的金獎；從1995年開始，他開始擔任展能節攝影部分的國際裁判。

與不少有身心功能障礙的朋友的接觸，令他對攝影的意義有了更深的理解，「每一個人都希望能表達自己的靈魂，對於正常人來說，這樣的方式很多，但我覺得這群人對個人的表達是更加有需要的，但同時他們的能力卻很弱。如果攝影能幫助他們抒解內心的情緒，會讓他們的人生過得比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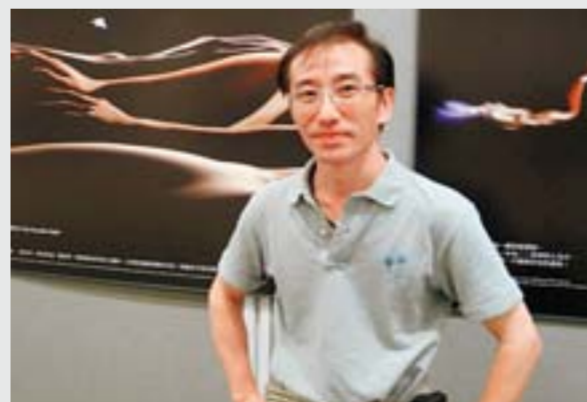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世界上有很多的典範，比如海倫·凱勒、瑞典的蓮娜·瑪利亞，他們都是上帝揀選出來的天使，他們是來給人類做榜樣的。那些一般被認為有身心障礙的人其實會發揮人的極致。」

他舉了本次參展的一位弱聽攝影師的例子，「李業福是去年日本展能節攝影比賽的金牌得主。我曾經培訓過很多聽障選手，他們很弱的一環是與人的接觸，所以他們拍風景比拍人像多，即便拍人也是站得遠遠的，有距離當然也無法感動到觀者。但是李業福選擇的是用超廣角去拍小朋友，也就是說，用這種鏡頭時，要與被拍者貼得很近。我做國際裁判看到他作品的時候，就被他敢於打破心防的勇氣所觸動。」張宏聲說，可惜現在他還沒有學會手語，一直以來都是用紙筆與這些朋友交流。

### 心之所向的寧靜世界

張宏聲自小喜歡美術，愛上攝影，是考入師範大學教育系之後的折衷，加入學校的攝影社團，對他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社團就是拍照洗照片，得到心靈的抒發。那個時候拍風景就比較多，事後回想起來，發現我爸爸在我們念中學時，常常叫我們去剪報紙的文藝副刊，我弟弟剪的都是論說，我剪的都是抒情文，而且大多文章都是關於風景，我覺得好像能從文字裡看到畫面。」

「剛開始拍照，就想着拍唯美的東西，夕陽啊什麼的，後來又去看拍什麼可以比賽拿獎？」



張宏聲從人體的輪廓與線條中看到了天地之美。



幾何系列作品，靈感來自於台灣電影《塔裡的人》。

大學三年級，張宏聲在生活和精神上出現了躁動，他渴望尋找寧靜。後來他買了一個望遠鏡，就跑到台北植物園拍植物。「因為望遠鏡的視野是很窄的，就好像看到了這煩囂世界裡的小小寧靜。我拍的時候，心裡真的也覺得好平靜。」隔了兩天，照片沖洗出來，他的

心又再次跌入那個寧靜的世界裡。「那一霎那我才知道，拍照原來要拍出內心的感受。」

成長中對自己認同的調整和修正，張宏聲說，也來自對自己攝影作品的反觀。大四那年，他買下一個超廣角鏡頭，這次，他對準了無限廣闊的天空。「我教書的第一年，有一天打開窗戶看天空，在想我這輩子到底要追求什麼？我的作品到底要表達什麼？」之後他寫下了如下的話：「我所心向的心靈世界、寧靜寬闊的天地、能容乃大的襟懷、深邃而易感的心、典雅且浪漫的生活……」，多年後再看，他說，每一句話都是某一個階段的攝影追求。

欣賞張宏聲的攝影系列作品，比如《無盡·境》、《時空回顧》、《神話》，你會發現，樹、雲、鳥、月亮、路燈等都是反覆出現的主題和意像，在他們之間或形影相吊，或冷落寂寥，或奮不顧身，或虛幻夢繞，借住完美的電腦技術而將之構成一個個盈動的生命故事。

在台北，張宏聲的工作繁重，除了擔任台灣多所大專院校或團體的攝影導師，還參與與不同人士之間的攝影經驗分享。但在來回奔走的路途中，只要有機會，他會隨時停車，搖下車窗，用鏡頭捕捉天上雲的幻象。對於首次來香港，張宏聲敏銳的心還是佈滿了印記：密集又疏離的人群，匆忙又孤單的心靈，「但也看到了不少純真和善良的笑臉。」「即便像香港這樣擁擠的地方，我到山頂的時候，也找到了氣勢磅礴的雲，不知道香港人自己會不會欣賞到。」

或許，如果下次你在香港的某個街頭，看到手舉攝影機的張宏聲，記得給他打一個招呼，因為你也是這個城市中美麗的風景。